

蔡元培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 依据、路径及当代启示

刘黎明¹，田雨²

(1. 湖南师范大学 教育科学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2. 聊城大学 音乐与舞蹈学院，山东 聊城 252000)

摘要：蔡元培建构了独特而鲜明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体系，涉及依据（研究型大学观的内在蕴含、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的核心构成和实现学术救国的迫切诉求）、路径（培养的维度、培养的理路）。探讨蔡元培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对于建设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和拔尖创新人才培养，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关键词：蔡元培；研究型大学；研究型人才；培养路径；当代启示

中图分类号：G6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1217(2026)01-0140-11

收稿日期：2025-11-04

基金项目：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24 年度一般项目(24YBA189)；蔡元培的研究型大学教育思想研究。

作者简介：1. 刘黎明(1962-)，男，湖南茶陵人，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院副教授。

2. 田雨(1995-)，女，山东枣庄人，聊城大学音乐与舞蹈学院讲师。

蔡元培是我国近代著名高等教育思想家，建构了独特而鲜明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综合蔡元培的著作、论文、讲演等材料，可以看出蔡元培视野中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具有以下特征：具有宽厚的知识视野，旺盛的求知热情，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具有强烈的兴趣，喜欢探究万事万物的奥秘，具有强烈的好奇心和问题意识，能够自动地研究学问，具有良好的独立思考能力、质疑问难的能力，持之以恒的专注力、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以及“学问家之人格”。这种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与高等专门学校人才培养具有明显的分野，前者侧重于文、理两科“学理”的研究，更多的是对认识人与人类、认识世界等重大问题的关注，致力于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引领；相对而言，后者更多的是关注改造世界中的具体问题以及高等技术知识的应用。^①在 21 世纪的中国，研究型人才的培养受到了理论界的高度关注和研究，因为其助力高等教育强国的作用日益显著。从依据和路径方面探讨蔡元培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思想，无疑能为培养高质量的研究型人才特别是拔尖创新人才提供有益的启示。

一、研究型精英人才培养思想提出的依据

蔡元培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在多种因素影响下提出来的。概括地讲，它是研究型大学观的内在蕴含，反映了研究型大学教育的本质；其次它是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的核心构成，反映了教育目的的客观要求；再次它反映了蔡元培的学术救国思想，是学术救国思想的迫切诉求。

(一) 培养研究型人才是研究型大学观的内在蕴含

蔡元培从三个维度定义了研究型大学观，每一个维度的定义都构成了他提出培养研究型人才思想的依据。首先，从大学教育的性质和职能上看，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学府。他在《就任北京大学校长之演说》中明确提出“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②，要求学生抱定宗旨，明确大学的这个“研究高深学问”的性质和职能，为求学而来，而不是抱着做官发财的目的而来。这就把以研究高深学问为特征的研究型大学与职

^① 罗丹、郭智：《论精英人才的培养》，《高等理科教育》2011 年第 2 期。

^②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 年，第 75 页。

业教育机关区别开来,两者有明显的分野,前者注重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后者致力于法科和商科,为做官发财做准备。这种区分的意义在于涤除学生头脑中的“官本位”意识,使他们致力于研究高深学问,并以研究学术为天职。既然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场所,那么,大学教育的一切措施都要围绕“研究高深学问”来实施,这就决定了大学的本质不再是以往的追求升官发财,而是培养研究型人才。

其次,从大学的构成要素来看,大学是教员与学生共同研究学理的机关。蔡元培在1919年9月20日的《北大第二十二年开学式演说词》中明确地阐明了这个定义:“大学并不是贩卖毕业的机关,也不是灌输固定知识的机关,而是研究学理的机关。所以,大学的学生并不是熬资格,也不是硬记教员的讲义,是在教员指导之下自动的研究学问的。”^①这一内涵蕴含着三层意蕴,其一,明确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的区别。它根据“学”与“术”的区别,断定大学与高等专门学校不同,所谓“学”指向的是文科和理科,治“学”者以研究真理,追求新知为鹄的;所谓“术”指向的是法科、商科、医科和工科,其职能就是直接应用。他把治“学”(文、理学科)的学校称之为“大学”。由于是对纯学理的研究,因此这种大学就是研究型大学,而把治“术”(法、商、医、工)的学校称之为“高等专门学校”。其二,明确研究型大学的显著特征是教学与研究相统一。学术研究是教学的前提和基础,渗透到教学之中,教学的目的不是传授知识技能,而是把最新的研究成果传授给学生,培养高级的研究型人才。无论是教师的教,还是学生的学,都要有研究的意味。对于教师而言,教师不能“灌输固定的知识”,而是要通过自身的不断研究,更新知识,使知识充满活力,同时还要对学生的研究加以指导。对于学生而言,学生是在教师的指导之下主动的研究学问,探求真理。两者的共同事业就是研究学术,因而教学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教学,而是对学问的研究,凸显的是研究性教学。其三,彰显了师生学术共同体的理念。蔡元培的一贯思想,就是把大学看作是教员和学生共同研究学理的机关,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学术共同体。它要求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学术研究,主动地探索真理,“以学者自立研究为本旨,学术之外无他鹄的。”^②大学研究所和研究院的创办使学生都有机会参与学术研究,从而使师生学术共同体的形成成为可能。这一层研究型大学的内涵彰显的是,通过研究型教学,使师生共同研究学理或高深学问,以培养研究型人才。

再次,从大学运行管理的角度看,大学是“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蔡元培于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为了“释校外学者之怀疑”,从大学运行管理的角度提出了研究型大学的三层内涵:“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③所谓“囊括大典”是指对各种学派,各家学说以及思想典籍的兼容,所谓“网罗众家”,是指对各派学者、各种人才的网罗广收,其实质就是“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对象是各派学者、各种人才及其学术研究与研究型教学,其意图在于,突破了历史上的文化专制主义,适应学术发展和人才成长的客观规律,为不同学派、不同学说的争鸣创造极为自由宽松的环境,促进各种学派和各种学说的个性化发展,培养研究型人才。

综上所述,研究型大学的三层内涵都决定了培养研究型人才思想的提出。第一层内涵决定了大学教育的本质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科研精英;第二层内涵就是通过研究型教学,使师生共同研究学理或高深学问,以培养研究型人才;第三层内涵凸显的是,促进各种学派、各种学说以及研究型人才的个性化发展。

(二) 培养研究型人才是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的核心构成

根据研究型大学的三重内涵,蔡元培认为,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就是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研究型人才。他多次在不同时期强调研究高深学问是基础、是责任、更是目的。早在1912年9月3日发表的《在中国公学开学式演说》中就明确提出:“现在民国成立,全国学风以建设为目的,故学子须以高深学问为惟一怀想。”^④担任北大校长后,蔡元培更是反复阐明北大的宗旨就是“为学问而求学问”^⑤例如,在1918年4月15日“读周春岳君《大学改制之商榷》”一文中,他希望学生以研究学问为旨趣,而研究学问之外,别无其他的目的。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47页。

②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46页。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79页。

④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4页。

⑤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65页。

的。^① 1919年7月23日,他在告本校学生及全国学生书的信中“赞扬了‘五四’爱国运动,同时他认为‘诸君唤醒国民之任务’已经完成,学生应‘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②在1920年9月16日《北京大学第二十年开学日演说词》中指出:“学生一年以来,不但有研究学术的兴趣,兼且有服务社会的热诚,这也是可喜的事。须知服务社会的能力,仍是以学问作基础,仍不能不归宿于切实用功。”^③1921年6月17日在中国留学生欢迎宴会上,蔡元培说:“欲学术之进步,首重研究事业;学生应当有一番研究功夫之根底,将来方可谈学问;而教授尤当研究,且与学生作共同之研究。”^④

蔡元培之所以反复强调研究型大学的“学子须以高深学问为惟一怀想”、“为学问而求学问”、“以研究学问为第一责任”,其目的就是强调大学要肩负起研究高深学问的使命,通过研究高深学问,造就研究型人才。“为学问而求学问”的内涵十分丰富,蕴含着对学术研究的热爱,以全身心的力量投入到学术研究中,无条件地追求真理,并使自己的思维、理智、想象、道德、情感、意志、性格、直觉等理智的和非理智的因素都得到全面发展,因而,学问本身即为目的。在他看来,无论西洋学问,还是国粹,都应该用科学方法探求学问真相,追求真理,在对学问的融会贯通中推进学问的发展,实现学术上的创新。^⑤要实现这一点,需要学生独立思考,苦心研究。蔡元培强调学生自己潜心研修学问,“自行参考”“学有所心得”的重要性,认为它们比教员讲授更重要。因为,无论是对知识所蕴含的概念、原理、原则的理解,重点、难点的把握,还是“细微末节”的辨析和掌握,抑或是“精旨奥义”的探究,都需要学生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融会贯通地掌握学问的精髓,才能“学有所心得,能裨实用”。^⑥这一过程是学生踏踏实实参与学术研究的过程,它调动了学生全身心的力量参与其中,他们自强不息的求知的激情被充分展现,质疑问难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彰显,无条件献身真理的精神得到了培养,理智精神世界得到了充分的敞开和发展。也就是说,学问本身蕴含着“科学的或哲学的胚芽”。这是高深学问之所以真正高贵、真正有价值 and 值得追求的原因。学生对知识、真理的渴望和追求本质上是出于他内在的需要,而不在于外在的功利。他们是“为学问而求学问”的,因而,他们能无条件地献身于探求真理的事业,自动地研求学问。“为学问而求学问”最终目标就是培养研究型人才。

总之,在蔡元培的视野中,培养研究型人才不仅是研究型大学的内在蕴含,也是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的质的规定性。北京大学之所以能成为研究型大学,是因为它始终把“研究”高深学问,致力于培养研究型人才作为目的。离开了对高深学问的研究和对研究型精英人才的培养,北京大学就会失去成为研究型大学的根基。蔡元培是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第一个把培养研究型人才作为研究型大学的教育目的的教育家,开启了构建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的先河,彰显了研究型大学教育目的“研究性”特色。“这个大学之理念不但与过去以大学为干禄之资者南辕北辙,即使与一般以大学为养成实用人才或只重‘教学’者也大异其趣。”^⑦

(三) 培养研究型人才是实现学术救国理想的迫切诉求

在近代中国,由于军阀混战,外敌入侵,民不聊生,国家民族处在危难之中,这使得世风日下,民俗日偷,反映到大学教育中,就是学术消沉。多数教师“沿袭塞责”,无心于学术研究,不追求新知,年年使用旧讲义;而学生以获得文凭资格为目的,无心于求知问学,不重视“心得体会”。这种局面造成教育界死气沉沉,无法通过教育影响社会的发展。

作为一位杰出的民主革命家和爱国主义者,蔡元培深刻意识到清朝政府无可希望,因而想通过教育培养研究型人才来拯救民族的危亡,始终把教育变革同中国的政治命运联系起来。在他看来,改革政治的先决条件是研究型人才,而支撑研究型人才培养的根本途径就是教育。“然救国之道,非止一端,根本要图,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42页。

②王学珍等主编:《北京大学纪事(1898—1997)》,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96页。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85页。

④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12页。

⑤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212页。

⑥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54页。

⑦金耀基:《大学之理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0年,第103页。

还在学术。”^①因为学术研究构成了所有问题基础;无论是心理上,还是物质上的各种建设,无不依靠于学术研究的。^②因此,他极力倡导学术救国,在1930年10月发表的《怎样才配做一个现代学生》和1935年发表的《我们希望的浙江青年》中,反复地阐明了学术救国的意义和价值。在他看来,学术水平的高低关系到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存亡。学术昌明则国强;反之,学术幼稚和知识蒙昧则国弱。^③因此,学生的重大使命就是读书,研究学术,负起学术上的责任。如果我们想挽救垂危的民族,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惟有从学术方面打好基础,努力研究,助推教育强国。针对五四运动期间,不少学生热衷于政治运动而忘了自己研究学术的天职,他告诫学生说:“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④他要求“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⑤这种学术救国思想反映到大学责任上,就是要求大学教育要以研究高深学问,培养研究型人才思想为鹄的,彰显出大学教育“研究”的内涵和视野。

二、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路径

蔡元培在建构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思想体系的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路径观,涉及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维度和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理路。

(一) 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维度

1. 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

蔡元培十分重视学生研究学问兴趣的激发,把它作为学生学术研究的头等大事。他强调“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当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⑥这就是说,研究纯粹的学问,必须首先具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因为学术兴趣不仅能增强学生的学术敏感性,使他们的感知和思维处于亢奋状态,从而激活其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能高度集中学生的注意力。这有助于排除外在的各种干扰,及时发现和捕捉研究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惟于学问上有至高之兴趣,故不惜历尽艰苦,已达其研究学问之目的。苟教育家能提取学生研究学问之兴趣,则又何患不忠于职业而自放于闲散耶?”^⑦这就是说,学术兴趣是忠于职业而达其研究学问之目的的重要手段。他认为,学习趣味化构成了大学教育的目的与观念,大学教育的使命就是要避免学习的索然寡味,激起学生的求知欲,使学习兴趣盎然。^⑧他无论是“广延积学而热心的教员”,还是创办研究所和研究会,抑或是邀请中外名人学术讲演,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提起学生研究学问的兴会。

尤其重要的是,蔡元培不仅要求学生具有学术兴趣,而且要使学生学术兴趣达到“乐”的境界。他把学术研究分为“知之”、“好之”、“乐之”三个境界,认为“知”的境界就是从各种科学中选取自己需要的材料加以研究;“好”的境界就是对研究工作逐渐感兴趣,把它作为“唯一的嗜好”,废寝忘食地研究;“乐”的境界就是把研究获得的知识加以应用,搜罗新材料,创造新工具,获得新知识,乐此不疲^⑨。“乐”的境界是学术研究的最高境界。只有达到了“乐”的境界,才能不断地提升学生自己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把学术研究融入自己的精神世界,成为自己的内在需要和精神追求。用蔡元培的话说,就是“以学者自力研究为本旨,学术以外无他鹄的。”^⑩只有把学术研究作为自己的内在需要和精神追求,拥有学术研究的自觉意识,才能避免外在功利的诱惑,从而拥有学术研究的强大的内在动力。

2. 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50页。

②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68页。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481页。

④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65页。

⑤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六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4页。

⑥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171页。

⑦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中)》,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45页。

⑧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20页。

⑨高平叔:《蔡元培年谱长编(下2)》,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163页。

⑩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46页。

蔡元培在1924年3月15日发表的《简易哲学纲要》自序中阐释了哲学研究的问题意识及其如何培养。这不仅适合哲学研究,也适合于整个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首先,他区分了普通人的“怀疑”与哲学家的“怀疑”。他认为,普通人对事物和现象也有怀疑的时候,但普通人的怀疑只停留在“问题”,但缺乏主动解决问题的“问题意识”,而哲学家则不同,他们能够不断提出问题,又不断地去解决问题,他们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这种“问题意识”是学术研究和创新的动力源。有了强大的强烈的问题意识,则意味着学者的创新能力很强。新的思维方式和研究视角的出现源于问题意识,离开了问题意识,就会对问题视而不见,从而导致学术研究失去创新的前提和可能。

其次,提出了问题总是处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观点。蔡元培认为,真理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 and 变化发展的。人类对真理的认识不是凝固不变的,而是动态变化的。因为真理是基于问题链而存在的,问题链意味着真理是由众多的一联串的问题而构成的,总是处在发展变化之中,每一次探索的成功,都会导致已有结论的变化和新问题的出现。这意味着问题意识是学术得以创新的根源。

再次,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蔡元培指出,初入学术研究之门的学生,往往把知道了一派的学说奉为金科玉律,排斥其他的学说。为了克服这种“专己守残”之陋习,蔡元培倡导让每一种学科的教员都能自由地发表自己的学说观点,这样做就是使学生有自由选择各种学术派别的权利。因为,他“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① 要让学生先知道理论界提出了哪些问题,还存在哪些问题,已经有哪几个问题?要知道前人对问题的各种解答,还有哪些疑点?针对这些疑点,自己应该如何解答它?^② 这就要求教师培养学生的质疑问难的精神,使他们能够对问题的本身的合法性持怀疑态度,理性地找出其缺陷,从而确保后续学术研究获得好的进展。可见,质疑精神是问题意识形成的前提,也是人类思想的直接现象。

3. 培养学生自动研究学问的精神

蔡元培在论述大学理念时反复强调,大学是师生共同研究学问,探求真理,实现学术创新的机构。所以,学生主要任务是在教师的引导之下自动地研究学问。这要求教师的“引导”与学生“自动的研究学问”保持内在的统一,教师的指导离不开学生自动研究学问,学生自动地研究学问,需要教师的指导。相比之下,学生自动研究学问的精神更为重要,更为根本。因为它起着内因的动力作用。如果缺乏学生的主动参与,没有学生内在的心理过程的发生,缺失学生的主观能动性,教师的任何“引导”和任何教育都不可能取得积极的效果。因此,唤醒学生的主体性,使学生整个身心的力量投入研究的过程,自动地研究学问,就显得十分重要。蔡元培深谙此理,认为在大学里除了课堂功课外,学生的主要使命就是“自己发见求学问的门径和学问的兴趣”^③ 这需要改革课堂教学,减少不要紧的功课和课程,尽可能留出更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自修和研究,而不专叫学生在课堂上听讲。自动研究学问与学生的个性发展和创造力的培养有着内在的关联。他说:“要自动研究学问,才能够发达个性,个性发达,才有创造的能力。”^④

蔡元培倡导学生自动研究学问的理念,与对西方大学注重学生自动研究学问的经验借鉴密不可分。他认为,西洋学生研究学问全系自动的,无论是英美大学,还是德法大学都是如此。在英美大学,专门的教育是由教员指定参考书,令学生先行研究,然后由教员择要考问。^⑤ 在德、法大学,专门教育是由教员用新发明的来讲授,其他让学生自由研究。^⑥ 他断言,“德国常有有著名的大学者出现,这都是学生自动的研究学问的效果。”“英国学校亦然,多不用讲义,完全由学生自动。”“美国有几所著名的大学,也注重学生和教员共同研究。”^⑦ 由此,他得出结论:外国大学生完全是靠自动的研究获得学问的,上课听讲与否关系不大。^⑧ 反观我国大学的专门教育,“只是用现成的讲义,按部就班的去教学生。学生得了讲义,心满意足,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663页。

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五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155页。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98-299页。

④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0页。

⑤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⑦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399页。

⑧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0页。

安有进步?”^①因此,我们应学习欧美大学的经验,让学生自动研究学问。

4. 培养学生独立研究的能力

如前所述,蔡元培的视野中,大学的目标固然是要培养学生应对实际事务的能力,但更为重要的是,培养学生在各种知识领域探索未知事物,对各种问题能够独立作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能力。^②这种独立研究的能力主要包括以下几种能力。

(1) 独立思考能力。自动研究学问的首要能力就是学生应具有独立思考和钻研学问的能力。在课程内容上,蔡元培把“改良讲义”作为课程改革的重要任务。他建议,以后所印讲义,只列纲要,对于“细微末节”和“精旨奥义”的内容,既可以由教师口授,也可以由学生自行参考,“以期学有心得,能裨实用。”^③在教学方法,他反对注入式,倡导启发式,主张不可把全部教学内容灌输给学生,而倡导精讲多练,给学生留出尽可能多的时间,让学生自己去自修和研究。当学生遇到不懂的问题,自己努力了但仍然不能解决时,教师才去给予他启发与帮助。可见,教学方法的实质,就是调动学生求知读书的兴趣,培养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和自动研究学问的精神。

(2) 质疑问难的能力。蔡元培倡导“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无论何种学派,即使彼此对立,也允许它们并存,彼此争鸣讨论。这就要求具备质疑问难的能力,否则,很难参与学术的讨论和争鸣,获得独立研究的能力和自由的发展。因为当时的北大盛行讲演会、辩论会,思考与讨论成为当时学术生活的主旋律。因此,学生必须具备质疑问难能力,否则,难以学有所获,思有所得。

(3) 持之以恒的专注力。在蔡元培看来,学问的精进,学业的增长,有赖于持之以恒的专注力。他说:“唯有专心致志,把心力用集中在学问上,才能事半功倍。”^④也就是说,做学问要有专注的精神,把时间、精力集中到学问上,做到心无旁骛,持之以恒,方能获得最大的效果。如果能数十年持之以恒地钻研学问,就能有“新法或新理”的发明,把学问做到极致。正所谓“至若殚数十年之力,潜穷一科,虽平日无所发表,而一旦发明新法或新理,推翻陈旧,使全球食其赐者,亦在专门之列。”^⑤因此,蔡元培强调,学生在学术研究上既要有活泼进取的精神,又要有坚实耐烦的精神。有了第一种精神,才有创造和发明,有了第二种精神,才能“利害不为动,牵制有不受,专心一致,为发明创造的预备。”^⑥总之,唯有持之以恒的专注力,才能使学生的学术研究获得更大更好的成效。

(4) 创新能力。学术创新是学术研究题中应有之义。蔡元培认为,学术研究不是仅仅输入欧化,而是在欧化的基础上,有进一步的发明和创新;也不是仅仅保存国粹,而是要借助科学方法,揭示国粹的真相。^⑦因此,学术研究要求学生具备创新能力。这既是大学的责任,也是大学学术研究的目的。就前者而言,大学不仅要养成一种人才,使他们能以自己掌握的已有学术,来处理自己已有的事业,而且经常有新的发现与发明,为事业界的进步和发展提供指导。^⑧就后者而言,研究学问之目的,在于发现宇宙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相,促进其更新,最终有新的发见与发明。^⑨因为从事于学术研究,就必然要有所创新,使研究成果能为我国的学者和世界学者所分享。培养学生的创新能力,蔡元培建议通过以下途径来实现。首先,要聘请热爱学术研究,具有学术创新的教授。聘请的标准就是,无论世界的科学,还是我国固有的材料,都要追求创新,前者取最新的学说,后者要用新方法整理他。^⑩其次,培养学生的批判反思的能力,使他们继承前人学说的基础上,促成学术的创新和发展。他认为,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对于研究学问固

①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四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27页。

②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17页。

③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77页。

④ 蒋辰:《专注力》,南京: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2021年,第27页。

⑤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358页。

⑥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324页。

⑦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78页。

⑧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35页。

⑨ 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404页。

⑩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47页。

然重要,但重要的是,学生能够发现问题,窥破已有学问的缺点,专心研究,提出一种新见解或新发明,去完善它。如果“已接受一种有系统的知识,而不尽于新发明,或新发见,也就不是研究。”^①这就是说,学问研究既要求学生有批判反思已有学说的能力,又要求学生具有创新已有学说的能力。再次,创办研究院,促进学生对学术的创新。蔡元培认为,为培养创造性人才起见,既要在大学中设立研究院,以供大学教授与毕业生之研究,更要由中央政府设立中央研究院,供学者自由研究。

5. 养成学生学问家之人格

“学问家之人格”是蔡元培独创的一个概念,它是指研究型大学的学生不仅要从事高深学问的研究,还要把学术研究与德育、体育、美育、社会服务相结合,拥有活泼的精神和健全的人格。他说:“学者当有研究学问之兴趣,尤其养成学问家之人格。”^②“在专门教育,务养学问神圣之风气。”^③

由此可见,蔡元培对“学问家之人格”的培养十分重视,把它视为大学教育的目标。要实现这个目标,首先,要改革旧的大学追求升官发财的观念。他认为,从前的大学是科举的变相,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政府所需要的统治者。学者求学的动机和目标是升官发财,因此,他们对学问没有多大兴趣,只要熬到毕业年限,骗到一张毕业证,更没有其他需要。“现在知道大学对于学生,不但传授学术,更有养成人格的义务。”^④其次,学术研究与德育、体育、美育结合,养成学生活泼的精神。为此,蔡元培指出,研究学理需要学生专心致志的精神,不可不摒除分心的嗜好,如嫖赌的恶习、官吏和议员的运动,因此提倡“进德会”。为了确保学生研究学理有一种活泼的精神,除了指导学生切实用功外,还有其他活动,如各种体育、美育活动、辩证演说的练习,游历调查的组织,力图提倡体育会、音乐会、书法研究会等,来涵养学生的心灵,活跃学生的精神。这是学古人“三年不窥园”的死法所无法做到的。再次,学术研究与服务社会相结合。蔡元培认为,研究学理的结果,既会影响于人生,也会影响社会。而要达成这一点,学生必须养成博爱人类之心情,形成服务社会之习惯,否则学问的研究既不能完全印证的材料,而且研究的结果也无从获取。“所以,本校提倡消费公社、平民讲座、校役夜班与《新潮》杂志等。”^⑤

这些举措无疑有助于“引起学生自尊人格”与“服务社会的精神”有机结合,塑造学生的“健全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的全面发展。

(二) 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理路

1. 创立研究所,使学生能入所研究

他把研究所分为国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和自然科学研究所。它们原为有专门研究之志愿及能力的本校毕业生而设,但在学问有成绩并需要作特别研究的未毕业之学生,经所长及各系教授会之特许,也可以入所研究。就其性质而言,研究所都是专攻一专门知识之所,效仿德、美两国大学之seminar办法实施的。他针对专门研究人员倡导“某课研究”,即“各学系之学课有专门研究之必要者,由教员指导学生研究之,名曰某课研究,并规定单位数。例如,康德哲学研究、王守仁哲学研究、溶液电解状研究、胶体研究、接触济研究。”^⑥

2. 创立各种研究会,引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

北京大学学生最初是无组织的,正是在蔡元培的领导和督促下,许多会如书法研究会、音乐研究会、画法研究会、辩论会、武术会、静坐会等都组织起来了。这些组织不仅满足了学生的兴趣爱好,使学生有正当的消遣之处,而且促进了学生对学术的研究。尤其是哲学研究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国民社、新潮社、平民教育讲演团等具有学术性和政治性特色团体的出现,更是启发了学生研究学问的自动精神,引领学生的学术研究,使北大的学术空气日益浓厚。

3. 改革课程设置,破学生专己守残之陋习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73页。

②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71页。

③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2页。

④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34-535页。

⑤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48页。

⑥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81页。

蔡元培在1918年11月10日的《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分析了学生“守一先生，而排斥其他”的陋习，认为它表现为文科的学生不学理科的课程；理科的学生不学文科的课程。这种文、理分科对学生的教育和发展的不利。由此带来的结果，就是理科学生的教育只能受到机械论的支配，因为他们丧失了对哲学和文学的兴趣和爱好，失去了在这方面深造的机会。而在另一方面，文科的学生因为总想回避复杂的事物，就丧失了对物理、化学、生物等科学的兴趣和爱好，甚至讨厌这些学科。由此一来，他们对哲学的一般概念都没有很好的掌握，因为失去了基础，无法把握周围事物的本质，留下的只能是玄而又玄的观念。为了破除学生的专己守残之陋见，他反对文理分科，要求学生在专精一门功课之余，应“旁涉种种有关系之学理”，融通文、理两科的界限，要求学文科的学生要学习理科的课程；学理科的学生要学习文科的课程。因为学术不是孤立的，而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相互交叉的，例如，心理学向来从属于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但是它被自然科学家实验研究后，人们可以用自然科学的语言表达人类的心理状况，因而，心理学又被认为应隶属于理科。由此可见，文理两科的界限是模糊的，应贯通式学习。

4. 倡导学术自由，为学生的个性化发展提供保障

如前所说，蔡元培非常赞赏胡适的“纯粹自由学校”的设想，即“无一定学校，无上课形式，欲学某科，找得精于某科者为导师，由导师指定几种书籍，自由研究，质疑问难而已。”^①从这里我们不难发现，学生既有自由研究学术的权利，也有质疑问难，参与学术讨论的自由。对于前者，蔡元培鼓励学生通过自由研究和专门研究，发展自己的个性，务使学生各有所长，各有所用。对于后者，蔡元培强调“研究者进行学术讨论有绝对自由，丝毫不受政治、宗教、历史纠纷或传统观念的干扰。即使产生了对立的观点，也应做正确的判断和合理的说明，避免混战。”^②这样在北大学生中盛行辩论会、讨论会。学术讨论遵循的原则是“凡物之评断力，均随其思想而定，无所谓绝对的。一己之学说，不得束缚他人；而他人之学说，亦不束缚一己。诚如是，则科学、社会学等等，将均任吾人自由讨论矣。”^③学术的自由讨论，无疑开阔了学生的知识视野，有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自由研究学问的精神，这对于避免学生的专己守残，思维狭窄，思想僵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此外，学生的自由权利还包括自由选择权。蔡元培提出了“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理念，允许不同的学术派别，不同的学说自由讨论，百家争鸣，即使是一家之言，只要能自圆其说，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则悉听其自由存在，自由发展。这样就能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学生通过对众多学派的比较与鉴别、吸收与摒弃，就能生发自己研究学问之兴趣，活跃自己的思维，不断地发挥自己的优势潜能，提升自己的研究能力，促进自己个性化的发展。

三、研究型人才培养思想的当代启示

蔡元培从培养依据和培养路径建构了独特的研究型大学的人才培养思想，对助力高等教育强国和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等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一）研究型大学应以研究高深学问为鹄的，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

蔡元培之所反复强调大学是研究高深学问的地方和研究型大学的学生应以研究高深学问为惟一目的和怀想，其意图就是要求研究型大学要肩负起研究高深学问的责任和使命，充分发挥高深学问在教育救国中的作用。因为学术水平的高低关乎着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兴衰存亡，学术强则国强，学术弱则国弱。如果我们从学术方面努力研究学问，我们就能挽救我们垂危的局面，也能恢复我们固有的光荣。在蔡元培的视野中，高深学问也可以称为高深学术或纯粹之学理，它是包括文科、理科在内的基础学科，也包括新兴学科和交叉学科，因为后者是文、理学科相互融通的结果。不过，他强调，大学的中心在于文科、理科，其他各科的研究，必须以文科和理科为基础。^④因此重点建设文科和理科。可见，蔡元培是很重视以文、理两科为主

①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279页。

②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521页。

③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107页。

④ 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60页。

要内容的高深学问的研究的。

在 21 世纪中国,教育强国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旋律。蔡元培的研究高深学问的教育目的观,对于启发研究型大学注重文、理两学科的研究,助推高等教育强国,具有重要价值。在很长的时期内,我国高等教育界很少提及高深学问的理念,缺乏对大学性质和功能的清晰界定,把研究型大学同其他高等教育机构混为一谈,模糊了两者的界限,使研究型大学的性质与功能定位出现了错误,从而导致研究型大学企业化,教师行为“商人化”。这表现为“研究型大学的部分科研课题实质就是普通技术服务、管理咨询、决策咨询。……部分研究型大学鼓励有技术专利的在职教授办企业,允许在岗教师当企业老板。”^① 这种状况严重地影响了高等教育强国作用的发挥,扭转这种局面迫在眉睫。研究型大学应该肩负起研究以文、理两科为核心的高深学问的使命,发挥研究型大学在高等教育强国中的“龙头”作用,使高深学问成为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发动机”和“领航器”。尽管高深学问缺乏实用性和功利性,没有直接和市场价值和实用价值,似乎看起来是“无用”的学问。但是,高深学问能加深我们对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的认识和理解,具有强有力的理论价值和学术价值。因此,作为高等教育重中之重的研究型大学,理应高度重视和开展高深学问的研究。唯有如此,研究型大学才无愧于时代,真正成为高等教育的“龙头”。

(二)研究型大学应以崇尚学术、追求真理为理想,为大学的发展提供“信仰”与方向

蔡元培心目中的大学理想就是崇尚学术,追求真理。具体地说,就是通过对高深学问的研究,揭示事物的真相,追求真理,获得新知,促进大学的进步与繁荣。他在学问研究的内涵和目的的论述中揭示了这一理想。就学问研究的内涵而言,他认为,无论是国粹,还是欧洲文化,都要以科学方法观照和研究它们,揭示它们的真相,以期有“更进之发明。”就研究目的而言,蔡元培认为,它“在于发宇宙之秘奥,成事物之创造,崭然有新的发见与发明。”^② 这种崇尚学术,探求真理,追求新知的理想就构成了蔡元培的大学理想。这种美好的大学理想,更是一种信仰,体现了蔡元培对真理的“虔敬之心”,能为大学学人探求真理,促进大学的发展提供内在的支撑和动力。

首先,它能为大学师生的人生提供价值、意义和动力。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观点,教育蕴含着“虔敬之心”,是有信仰的,没有信仰就不成其为教育,至多是一种教学的技术和劝学的态度。一切教育的本质就是“对终极价值和绝对真理的虔敬”^③。如果缺失对内含“真实、独立自主、责任和自由”等的“绝对”的热情,人就无法生存,或者说,人就活得不像一个人,所有的生活失去了意义。^④ 以崇尚学术,探求真理,追求新知为理想的大学教育,就是一种内含信仰的教育,没有信仰支撑的大学教育,就不是真正意义的大学教育。它“只能使学生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蜕变成操作与被操作,控制与被控制,利用与被利用的对象性关系,只能导致科学世界与人文世界的分离与对立。学生如果没有爱好知识和科学真理的虔敬之心,没有值得为之奋斗、献身的信仰,就不可能在科学研究和创造活动中取得成功。”^⑤,就会失去人生的价值、意义和动力。

其次,它能为大学师生的学术研究提供内在动力。对于真正的学者而言,“只有当他把追求真理当作一种内在需要时,才算是真正参与学术研究。”^⑥ 因此,学者对真理的虔敬和信仰是第一位的,只有把追求真理当作学者内在的精神需要和渴望时,学者才会孜孜不倦、夜以继日、持之以恒地探求真理,放弃世俗的快乐,专注于学术研究和对真理的追求。这种对科学、真理信仰之情感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能够强有力地推动学术研究的“宇宙宗教感情”,“要是没有这种热忱,就不能在理论科学的开辟性工作中取得成就”^⑦。总之,作为一种信仰,大学的理想能增强学术研究的内在动力。

再次,它能促进大学的进步与繁荣。以崇尚学术,探求真理为理想的大学,不仅能使自身成为“研究和

①曹淑江、王敏:《新时代我国研究型大学功能定位问题初探》,《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报》2023年第4期。

②中国蔡元培研究会:《蔡元培全集(第六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7:404。

③[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2页。

④[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42页。

⑤刘黎明:《教育思想史研究的意义追寻》,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57-58页。

⑥[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35页。

⑦《爱因斯坦文选(第三卷)》,范岱年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第379页。

传授科学的殿堂”，而且还是“学术勃发的世界”，能引领新人的成长，促进“个体之间富有生命的交往”^①。由于真理囊括了人类的精神、存在和理性等要义，因此，无论是学术研究，还是教学，都是真理的展现，都能促进个体的理智、精神、个性、道德、情感等的全面发展。更为重要的是，它能提升人才的培养质量，增强大学的实力，获得极大的声誉。正因为如此，在一个日益依赖探求真理、知识创新的现时代，研究型大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日益凸现，其学术水平的高低成为了衡量一个国家强弱的重要指标，学术水平高则国家强盛，反之，学术水平低则国家衰弱。因此，研究型大学则成为了一个国家实力的象征。

（三）研究型大学应以培养研究型人才为己任，助力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蔡元培的研究型人才培养思想对于反思我国大学现行人才培养目标，重构人才培养体系，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具有重要的启迪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多表述为：“培养系统掌握专业的理论知识并能运用本专业理论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高层次专业人才。”^②这一人才培养目标存在诸多问题，其一，它仅仅停留在专业理论的传承和应用层面，只能培养低层次的人才，而非高层次人才。其二，缺失对创新人才素质的要求，难以在此目标的指导下建构起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有效地培养适应新质生产力发展的拔尖创新人才。其三，他只能培养出技术人才，而非研究型人才。而技术人才只是服务于某些目的的专业工人，他们缺失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理性的培养和“人的陶冶”。因而，他们没有受到真正的教育。蔡元培的研究型精英人才培养思想对于解决上述问题具有借鉴意义。因为它既是一种研究型教育的模式，又是一种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如果说“研究型人才培养思想的依据”反映了研究型人才培养的重要性，那么，“研究型人才培养的路径”则是一种研究型教育的模式，有助于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

首先，“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维度”，论述了研究型精英人才的素质结构和具体内容。它们包括激发学生研究学问的兴趣、培养学生的问题意识、培养学生自动研究学问的精神、培养学生的独立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养成学生“学问家之人格”。这样的研究型精英人才的素质结构与创新型人才的素质结构是相通的，反映了创造性学生的人格特征，即“兴趣广泛、好奇、目标专一、有毅力、独立性强，自信、情感丰富、一丝不苟、喜欢提问、不随大流等。”^③这个培养目标非常具体，易于操作，为拔尖创新人才的培养指明了方向。

其次，“研究型人才培养的理路”是培养研究型人才和创新人才的途径。他要求我们创立研究所和研究会，改革课程设计和倡导学术自由等。这些措施有助于激发学生从事高深学问研究的兴趣，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在课程设制和改革上，倡导文理科融通，打破文理科各学科之间的壁垒，实施通识教育和跨学科教育，培养以解决复杂问题为特征的复合型人才和创新人才。倡导学术自由，意在为学生的个性发展营造一种独立思考、自由研究、主动探索、勇于创新的育人氛围。

（四）研究型大学教育应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为最高原则

教学与研究结合不仅是研究型大学教育承担的使命，也是研究型大学至高无上的教学原则。这一原则的首次提出者是被誉为“现代大学之父”的德国 19 世纪的高等教育思想家洪堡，他主张把学术研究引入教学，使教学蕴含研究的性质，从而使教学与研究有机融合。另一位 20 世纪德国高等教育家雅斯贝尔斯也十分推崇这一原则，认定“研究与教学并重是大学的首要原则……最好的研究者才是最优良的教师。”^④蔡元培继承和发展了这一原则，并赋予它以新的内涵。蔡元培认为，在教学和研究关系中，研究是前提和基础，起着内在支撑的作用。离开了研究，教学与研究的结合就失去了根基，研究型大学就不成其为研究型大学。因为研究型大学是以专门研究为本位的，任何分班讲授，都不是传授固定的知识，而是“指导研究的作用”。就研究范围而言，教师首先要“继续不断的研究所教的学科”，更新教学内容，使知识充满活力。因为“现世界之学术，日新月异，大学教授须年年用功，传授新学，学生亦然。”^⑤其次，要研究教学的方法，

①[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44页。

②睦依凡：《大学理想主义及其实践研究》，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297-298页。

③林崇德等：《拔尖创新人才成长规律与培养模式研究》，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8年，第143页。

④[德]雅斯贝尔斯：《什么是教育》，邹进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第146页。

⑤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60页。

对学生研究学问加以指导。如应该读什么书，做什么样的研究，有什么疑惑，研究会得出何种结果等。换言之，就是要围绕“教什么”和“如何教”，“组织最新的学理，应用最有效的方法，使学生对于各科获得具体的概念，从而进一步的研习”^①。

研究成果需要传播、交流和讨论，因而，教学不可或缺。不过，这种教学不是以往传授固定的知识，而是带有研究的性质，是对学生研究学问的指导。学生的学习也不是以往的硬记教员的讲义，而是自动地研究学问，也就是研究性学习。教学与研究的结合，无疑有助于培养研究型人才。首先，培养学生的研究意识和探究精神。研究型大学的教师不是传授固定知识的教书匠，而是以教学与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型教师。他们的教学充满着研究的意蕴，能够把科研课题和最新的科研成果融入课堂，把自己的科研思路、科研经验和方法讲述给学生，还能向学生介绍一些科学研究的前沿动态与信息、各种学派和学说观点，这无疑能使接触到真正的求知过程，甚至直达知识的源头，领略科学研究过程的“美丽风光”，体验到真正的科学精神。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是活学问的本身，通过他们的循循善诱，能激发学生的求知欲和研究意识，培养其探究精神。其次，培养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研究性教学充满研究的意味，它不仅能够让学生深入理解科学规律，把握科学的精髓，有效地掌握知识，而且有助于通过学生的自我反思、自我探索和自我探究，提升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因为无论是“由教员指定条目，举出参考书，令学生同时研究，而分期报告，以资讨论。”，还是由教师“指定名著，分段研讨，与讲义相辅而行”，^②都需要学生以研究者的身份主动参与思考、研究和讨论，自己去提出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通过自己不懈的探究，从而发现事物的奥秘，揭示事物的真相，达到求真的目的。在这一过程中，学生的创新见解和成果的表达会得到尊重，学生的创新价值会得到认同，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创新能力会得到有效的发展。

Cai Yuanpei's Thoughts 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Basis, Path and Enlightenment

LIU Li-ming¹, TIAN Yu²

(1. School of Educational Scienc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China;

2. School of Music and Dance, Liaocheng University, Liaocheng 252000, China)

Abstract: Cai Yuanpei constructed a unique and distinct ideological system for cultivating talents i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which covers the basis (the inherent implications of the concept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the core components and realization of the educational goals of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and the urgent need to save the country through academic means) and the approach (the dimensions and methods of cultivation). Exploring Cai Yuanpei's thoughts on talent cultivation in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holds significant enlightenment value for building high-level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a strong higher education nation, and fostering top-notch innovative talents.

Keywords: Cai Yuanpei; Research-Oriented Universities; research-type professionals; cultivation path;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责任编辑 治平]

^①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集》，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第575页。

^②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7年，第460页。